

大學那堂必修課——社團學分

嘻哈文化研社副社長，華麗而沉悶的職稱，在大一下填選志願的時候，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即將面對的是甚麼，只覺得自己高中擔任過幹部，「糾察隊大隊長」這頭銜可是來頭不小，我一定輕鬆做到。

「現在公布副社！」和我平常跳舞同組的女生睜大眼睛看向我，彷彿在說：「你這個下學期才開始參與，平常因為通勤常常請假的人……怎麼可能！」我獲選的原因大概只是因為我自告奮勇，沒有其他競爭者吧！就像高中選班長的時候一樣，對於大學社團幹部，我沒有多想，對於承擔責任，我好像想得很簡單。老實說，當時即使同儕眼光異樣，我還是自信滿滿地，自覺風光上台接受職務。畢竟我高中是成了萬年班長，沒有人能競爭得了！

大二上的時候，身為副社長的我，依據傳統，要召集大家在學期初打掃環境，千叮嚀萬提醒大家一定要找時間參與，安排一週的打掃時間，總計不到五人……氣憤又失望的我在會議時大罵，責怪大家的不上進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當時的我沒有想到，大學不像高中，所有人一到五有八小時的共同在校時間。在大學，不同科系有不同的課程時間，就連科系內的課表都不一樣，更別說有的人兼職打工，或是忙著約會。大學生活多采多姿，經營大學社團遠比高中困難得多。每個人都是充滿著自由意志的獨立個體，每個人都安排著自己的生活，走著自己喜歡的步調與節奏。光是要召集所有人同時到齊，一同參與大小活動或討論正事都有困難了，更別說要凝聚向心力。一直

到大二下要卸幹前又是一次低潮，社長把我找去講話，提到我因為通勤，常常會議不到，他理解我家管嚴的難處，也提醒我大家其實都感覺得到「我逐漸在與社團脫節」，連練舞也常常請假，讓排舞者和夥伴都非常困擾，少了一個人，走位的真實性就會有很大的麻煩，團體舞不是一個人跳得好就好，還包含了整支舞呈現的氛圍、默契，那不光是跳在對的節拍上就能做到的，需要仰賴的是長時間與夥伴一起磨合、排練。

「妳不懂！我已經被妳限制了18年，我練舞不是壞事，我半夜騎車才是危險的事！」那是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的爭執，我終於脫口而出。為了要和所有人一起為演出用盡全力，我對媽媽據理力爭，正覺得自己佔上風的時候，揮來一記耳光，我說不上話來，委屈的感覺一湧而現，我試圖釐清頭緒，好好表達我的想法，「我能理解妳對生活的期待，但『除了上課打工，只能回家』是你習慣的生活，不是我要的生活，我過去已經因為打工和家規失去了很多和同儕相處的機會，我常常感覺自己和同儕脫節，我曾嘗試在白天空堂召集大家一起練習，一起開會，但是大家共通的時間都是在晚上……我明白你愛我，擔心我，但我希望妳能理解我，然後稍微放開手。」遠在台中的姊姊，在聽到我和媽媽爭執的經過後，對我表示支持，願意傾聽我的聲音，為我發聲。那天晚上，是溝通的大躍進。雖然媽媽依然表現為難，但還是願意讓我之後能晚點回家，或是留宿同學家。

終於，我在畢業表演前爭取到了數次留宿中原的機會。每次到練習場地，幾個社員都不忘譏笑我：「咦！是副社ㄟ！妳怎麼在這？好難得喔！」我們相視而笑，我很高

興他們還記得我，我很高興我感到羞愧的事情不是一個大家需要避而不談的秘密，我很高興他們和我打招呼的方式沒有疏遠或是刻意畢恭畢敬。在那幾次的練習或是會後聚餐的交流，我才發現，大家其實都很關心我的狀況，也理解我的困難，我內心感動不已。

期末成發那天，我們當屆一起跳畢業舞，最後一段音樂是我們饒舌組創作的曲目，我早已眼眶濕潤，動作逐漸馬虎，但還是含著眼淚撐到結束。我的模樣早就被身邊的社長看穿，致謝的時候他先邀請我上台說話，我接過麥克風，衝去拿我的手機，「我有準備稿子...大家等一下。」一陣笑聲，社長同時間邀請所有畢業社員在舞台上坐著，準備就緒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「親愛的嘻研，以及在座的各位，大家好。雖然不確定我們是否說話，或曾經見過面...感謝大家到場參與期末成發，感謝學長姐們創造出來的大家庭.....今天沒有時間限制，終於，我可以對著大家暢所欲言。」我已無法掩飾哭腔，一想到大學四年，每天趕在十點前回家，時間限縮得比灰姑娘還可憐。每逢特殊活動還要和家裡激烈抗戰，爭取留宿或晚歸.....但在和大家有更多互動之後，我也發現，其實不只是我，也還有其他社員，也常常需要因為各種因素請假或晚到。我，並不孤獨。緩和情緒後，我繼續唸出講稿：「總的來說，你們對我而言就是五個字『離奇的溫暖』。隨著年齡增長，社會化讓我們學習謙卑跟退讓，減少對他人的評價，總是說著沒關係，卻忘了告訴自己「有關係」，學習包裝自己的感受，為了融入這個世界，總是活

在他人的期望裡，內心千萬次吶喊著一切要完美，卻總是事與願違...」我不只聽到自己的啜泣聲，我還聽到台上其他社員不斷吸鼻涕的聲音。「老是要提醒著自己，沒有十全十美，只有今天美不美...」一陣哄堂大笑。「一直記得一句話，Be the moment。曾經，我以為奮力一搏就可以抓住無怨無悔，後來發現，面對抉擇，沒有放手一搏，只有取捨。每每想著要放棄，卻感到不捨，不捨我們之間的故事，還沒展開就要結束，內心所有的掙扎在心裡噴發。」隨著內容，我越講越激動，我的眼淚和唾液也在噴發。「再一次，Be the moment，只有站在這個舞台上，最能體會到進入心流的時刻，慶幸我...沒有放棄掙扎，慶幸的...是你們沒有放棄我...」我轉身看向身後的大家，真摯地感謝他們對我的不離不棄，同時看到他們也以真摯的淚水回應我。「每次每次的取捨，為的是爭取一次把所有壓力跟煩惱拋諸腦後的機會，為的就是要把一切的一切在這裡一次釋放，為的是...和身邊的你們有多一些相處的機會，現在的我，才真正明白，在掙扎抉擇了之後，拼死拼活得到的，才讓這個選擇充滿意義跟價值。現在的我曾經有過的遺憾，在你們面前都化成不捨，在這裡的一切將成回憶，我會一直記得你們練舞時候的鬼吼鬼叫和三不五時冒出來的幹話。不需要過多的關心，只需要一個紮實的擁抱。」我看向大家，用眼神示意我真的要擁抱所有人。「接下來這句話想對學弟妹說：『不要忘記自己依然還有哭泣的能力。』謝謝大家。」我們每個人初來乍到這個世界，就是帶著哭聲，但是學習成長的過程，有時讓我們忘記我們與生具備的能力，讓我們沒有機會回應自己的情緒，在大三那一年和學弟妹相處的過程讓我心疼他們的

堅強，想回應他們的內在需要。會後聚餐的時候，副社學弟含著眼淚跑來找我：「妳可以對著我再說一次那句話嗎？」當然可以！

在參與社團的過程裡，我從一開始的期待、興奮，到歷經個人或團體的困難，我失落、哀傷，甚至有些憤怒，再到重新審視自己的不足與期待，我將困難視為挑戰，雖然做得不完美，但在最後那一刻，我試著將我感受到的酸甜苦辣與大家分享，試圖尋找共鳴，試圖打開彼此的心房，完整表達心意的那時，一切都足矣。時間不是萬物的解藥，但那是經歷磨練的證據，證明我的青春沒有白費。